

鲁迅文集

导读本

「伪自由书」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鲁迅文集

第①4卷

伪自由书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伪自由书

前 记	(3)
一九三三年	(8)
观 斗	(8)
逃的辩护	(11)
崇 实	(14)
电的利弊	(17)
航空救国三愿	(20)
不通两种	(23)
赌 咒	(29)
战略关系	(31)
颂 萧	(35)
对于战争的祈祷	(41)
从讽刺到幽默	(44)
从幽默到正经	(47)
王道诗话	(50)

伸 冤	(53)
曲的解放	(57)
文学上的折扣	(60)
迎 头 经	(63)
“光明所到……”	(67)
止哭文学	(70)
“人 话”	(77)
出卖灵魂的秘诀	(80)
文人无文	(83)
最艺术的国家	(89)
现 代 史	(92)
推 背 图	(95)
《杀错了人》异议	(98)
中国人的生命圈	(103)
内 外	(106)
透 底	(109)
“以夷制夷”	(114)
言论自由的界限	(121)
大观园的人才	(124)
文章与题目	(127)
新 药	(130)
“多难之月”	(133)
不负责任的坦克车	(136)
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	(139)
王 化	(142)
天上地下	(145)

保 留·····	(148)
再谈保留·····	(151)
“有名无实”的反驳 ·····	(154)
不求甚解·····	(157)
后 记·····	(160)

伪自由书

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间所作杂文四十三篇，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“青光书局”名义出版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曾由上海联华书局改名《不三不四集》印行一版。此后印行的版本都与初版相同。

前 记

作于1933年7月19日，最初收入《伪自由书》卷首。此前未在报刊发表。

《伪自由书》收鲁迅1933年1月至5月间所作杂文四十三篇，《前记》《后记》各一篇，共四十五篇，另附录十七篇。1933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以“青光书局”名义初版。上海联华书局于1936年11月曾改名《不三不四集》印行过一版。后来印行的各版，均与“青光”版同。

本篇，说明了自己与《申报·自由谈》的关系及投稿经过。同时阐述了收入本集杂文的特点，指出“这些短评，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，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”，“意思都极平常，说话也往往很晦涩”。同时说明自己杂文创作的手法是“论时事不留面子，砭锢弊常取类型”。文中还披露了书名的由来，是出于对国民党当局“伪自由”的揭露。《申报》

创刊于1872年4月上海，至1949年5月停刊。《自由谈》是该报副刊，1911年8月开辟，多刊言情小说，1932年12月起由黎烈文主持，对内容多有革新，鲁迅开始投稿。黎烈文（1904～1972），湖南湘潭人，当时是《申报·自由谈》编辑。王平陵（1898～1964），江苏溧阳人，现代作家。文中所说“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”，指王平陵1933年2月20日发表于《武汉日报》副刊《文艺周刊》上《“最通的”文艺》一文中，揭发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经常发表杂文的“何家干”就是鲁迅。说“周木斋先生揭发于后”，指周木斋1933年4月15日发表于《涛声》二卷十四期《第四种人》一文中说：“听说‘何家干’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。”

*

*

*

这一本小书里的，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《申报》上的《自由谈》的杂感。

我到上海以后，日报是看的，却从来没有投过稿，也没有想到过，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，所以也不知道《申报》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《自由谈》，《自由谈》里是怎样的文字。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，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，他告诉我说，《自由谈》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

了，但他才从法国回来，人地生疏，怕一时集不起稿子，要我去投几回稿。我就漫应之曰：那是可以的。

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，我是常常“漫应之曰：那是可以的”的。直白的说罢，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。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，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，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“创造”脸。虽然他们之中，后来有的化为隐士，有的化为富翁，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，有的也化为奸细，而在“创造”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，却总是神气十足，好像连出汗打嚏，也全是“创造”似的。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，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，所以相遇之际，就随便谈谈；对于文学的意见，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，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。但这样的就熟识了，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，他一定如约寄来，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，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。但应而至于“漫”，我已经懒散得多了。

但从此我就看看《自由谈》，不过仍然没有投稿。不久，听到了一个传闻，说《自由谈》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，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，送在医院里，她独自死掉了。几天之后，我偶然在《自由谈》里看见一篇文章，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，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。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，拿起笔，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，因为我向来的意见，是以为倘有慈母，或是幸福，然若生而失母，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，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，更无挂碍的男儿的。但是也没有竟做，改为给《自由谈》的投稿了，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《崇实》；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

通用，便改题了“何家干”，有时也用“干”或“丁萌”。

这些短评，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，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，但意思都极平常，说话也往往很晦涩，我知道《自由谈》并非同人杂志，“自由”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，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。我之所以投稿，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，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，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。然而我的坏处，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，砭锢弊常取类型，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。盖写类型者，于坏处，恰如病理学上的图，假如是疮疽，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，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，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。而见者不察，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，无端侮辱，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。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，原也泛无实指，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。这要制死命的方法，是不论文章的是非，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；也就是别的不管，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。自然，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，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。总之，这种战术，是陈源教授的“鲁迅即教育部金事周树人”开其端，事隔十年，大家早经忘却了，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，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，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，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。此外为我所看见的还有好几篇，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，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，是怎样的东西，和我的短评本身，有什么关系。但另有几篇，是因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，特地并存以便读者的参考的。

我的投稿，平均每月八九篇，但到五月初，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，我想，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

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。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，还是报馆总编辑呢，我不知道，也无须知道。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，其实是我所指摘，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，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。是为序。

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，于上海寓庐，鲁迅记。

一九三三年

观 斗

1933年1月24日作。首次发表于同月31日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。署名何家干。

文章揭露在国民党统治区连年军阀混战，争权夺势，鱼肉百姓，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。而在日本侵略军进攻面前，各地军阀“近的，是‘不抵抗’，远的，是‘负弩前驱’”作者对此讽刺说：“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，自己斗争下去罢。中国的人口多得很，暂时总有一些子遗在看着的。”文中提到的《东方杂志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性刊物。创刊于1904年3月，1948年12月停刊，该刊第三十卷第二号（1933年1月16日），发表《中国之斗牛》图片一组，报道浙江婺州斗牛情景。“负弩前驱”，语出《逸周书》：“武王伐纣，散宜生、闳夭负弩前驱。”意思是背好弓箭，争先奔赴前线。当时国民党前线部队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；

而远离前线的军阀，却高喊“候中央明令，
即负弩前驱。”

*

*

*

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，但其实，是爱斗争的，爱看别的东西斗争，也爱看自己们斗争。

最普通的是斗鸡，斗蟋蟀，南方有斗黄头鸟，斗画眉鸟，北方有斗鹌鹑，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，还因此赌输赢。古时候有斗鱼，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。看今年的《东方杂志》，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，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，西班牙是人和牛斗，我们是使牛和牛斗。

任他们斗争着，自己不与斗，只是看。

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，人民不与闻，只是看。

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，是使兵士们相斗争，所以频年恶战，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，忽而误会消释了，忽而杯酒言欢了，忽而共同御侮了，忽而立誓报国了，忽而……。不消说，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。

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，只是看。

但我们的斗士，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：近的，是“不抵抗”，远的，是“负弩前驱”云。

“不抵抗”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。“负弩前驱”呢，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，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，制造起来，然后能够负，然后能够前驱。

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，自己斗争下去

罢。中国的人口多得很，暂时总有一些子遗在看着的。但自然，倘要这样，则对于外敌，就一定非“爱和平”不可。

一月二十四日。

逃的辩护

1933年1月24日作。首次发表于同月30日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。署名何家干。原题《“逃”的合理化》，收入《伪自由书》时改今题。

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后，相继侵入河北，平津告急，国民党军节节后退，国民党政府决定自1月28日起，将北京故宫等处文物分批南运，北平大学生也纷纷要求停课，被迫逃难。京沪一些报纸，却对被迫逃难的大学生进行指责。鲁迅面对一些人对大学生的责骂，提出反诘：“但我们想一想罢：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？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？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‘碰’得瘟头瘟脑，躲进研究室里去的，倒能并不瘟头瘟脑，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，炸出研究室外去么？”表达出作者对青年学生的同

情和理解，为青年学生的被迫逃难辩护。“榆关”，即山海关。“语言历史研究所”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当时许多珍贵文物由它保管。日军进攻热河时，该所于1月21日开始将文物和古籍由北京运往南京。

*

*

*

古时候，做女人大晦气，一举一动，都是错的，这个也骂，那个也骂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，进也挨骂，退也挨骂。

我们还记得，自前年冬天以来，学生是怎么闹的，有的要南来，有的要北上，南来北上，都不给开车。待到到得首都，顿首请愿，却不料“为反动派所利用”，许多头都恰巧“碰”在刺刀和枪柄上，有的竟“自行失足落水”而死了。

验尸之后，报告书上说道，“身上五色”。我实在不懂。

谁发一句质问，谁提一句抗议呢？有些人还笑骂他们。

还要开除，还要告诉家长，还要劝进研究室。一年以来，好了，总算安静了。但不料榆关失了守，上海还远，北平却不行了，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。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，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，劳动大学，同济大学……，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？